



雪(国画) 赵卓

给电视放个假

茹喜斌

在我们的生活中,看电视已经和一日三餐一样重要了。我们习惯于每个晚上都打开电视,去消磨富裕的时光,甚至整个双休日都以电视为乐。我们以为,这是在享受生活。当然,电视能使我们足不出户就握世界于掌、拥天地于怀。而且,那异域的风俗风情山色波光,那历史的人文古迹千般景观,无不被包装得缤纷多彩精美怡人。这的确是一种享受,一种坐在沙发上,甚至躺在被窝里就能得到的享受。

但我们因此也失去了很多。电视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蚕食着我们的心智和思维。它的直观,抢占了我们的思索的高地,也剥夺了我们阖眼品味的美感;它的声色,损及我们形象思维的翅膀,也伤及我们心中的诗意;它的繁杂,挤压了我们生活的空间,也使我们无法自拔……这或是我们付出的代价。

我们很多时候拒绝阅读,而习惯于从电视里获得知识和信息。因为,这无须太多的时间,更不必为某个典故生字去查资料翻字典,或挑灯子夜潜心苦读。甚至可以品着咖啡拥着情侣,去享受这美好的时光。这也导致了我们的教育子女的误区。我们以为电视能让他们博识聪慧。但科学实验表明,阅读同一内容文字的中学生在对其内容的理解上,远远超过观看同一内容电视片的中学生,无论是在对内容掌握的清晰准确上,还是在绘景绘色的分析讲解上,都是后者所难以企及的。这是因为,电视不仅让人闭起了嘴巴,也使人放弃了独立思考的习惯,以及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

以电视为伴的人,往往漠然情感的交流。我们大概都有过一家人直到电视结束都一言不发的经历。这不仅使我们失却了倾诉心灵的欲望和快乐,也使我们忘却了亲情友谊的珍贵。在一定程度上,电视已成了我们完善自我完美生活的障碍,已成了我们情感交流的栅栏。很多人不愿在工作之余和同事交流,而是守着电视消磨时光,即使楼上楼下左邻右舍也都形同陌路倍加防范,这令人担忧。

因此,我们应该给电视放个假了,让它闭上嘴巴,好解放我们自己。然后,在夜晚读几篇优美的文章,听几首经典的乐曲,看一本清新的画册,甚至写一篇春花秋月或大江东去的诗文,使自己真正享有丰富的人生。或是让身心行走于清新幽静的山涧丛林,让双脚寄情于风景如画的小桥流水,去倾听天籁之轻歌,去注目夕阳缓缓之落晖,抑或是与家人同学和朋友来一次倾心的聊天,聊一聊历史的是非曲直沧海桑田,聊一聊人间的血缘亲情友谊真爱,聊一聊人生的荣辱沉浮得失感悟,哪怕是聊一聊儿时那些幼稚的趣事,哪怕是聊一聊日里的针头线脑油盐酱醋,给目光以更大的空间,给心灵以飞翔的天空,给生活以品质和意义……皆不是更真实自然也更美好的享受?

看来,能给电视放假的人,必定要有一种勇气和胆量,必定要有挑战自我的信心和毅力。那就让我们给电视放个假吧,那一定是一种崭新的境界,是一种崭新的生活,一种能有一时间看一看自己内心的生活。

《公天下》

余向丽

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其民主化的最大难题,不唯是公民素质,而是国家规模。唯有多中心治理,才能缓解规模压力,实现稳定与活力兼得;而多中心治理,在当代条件下,与民主宪政互为必要条件。

《公天下》作者吴稼祥,1955年生于安徽省铜陵县,1982年2月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获学士学位;1988年11月被中共中央办公厅高级研究编辑职务评审委员会评为副研究员;2000年3月起做客居哈佛大学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3年。现为独立研究者和撰稿人。1989年发表的《新权威主义述评》开启了非官方主导的中国话语讨论中国的问题,是近30年中国政治学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这是一本不得不读的政治史学作品:读懂本书,读懂中国4000年政治史。本书义理、辞章、考据三者并重,为近30年难得一见的政治(史)学佳构,核心是“多中心治理”,亦称“制度化分权”。吴稼祥思考近20年,历时3年完成,用他的话说:“此书,朝成夕死可矣。”

随笔

长话与短话

陈鲁民

如果举手表决,估计喜欢短话的听众要占绝对多数,可偏偏爱讲长话的人很多,且乐此不疲。也许确有人因善说长话而得好处,可他如今得当心了:新一代领导人都在带头说短话,长话不时髦了。习近平同志不仅自己讲话简明扼要,而且大声疾呼“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李克强同志在座谈会上打断“念稿报告”,要求言简意赅。王岐山同志则引用丘吉尔一段话“如果给我5分钟,我提前一周准备;如果是20分钟,我提前两天;如果是1小时,我随时可以讲”来说明“说长话容易,说短话不容易”的道理。并强调说:“参加王某人的会,不准念发言稿,要学会深刻思考。”

为什么总有人喜欢说长话、写长文,他们大概出于两点考虑:一是为了表现水平,认为短文字分量轻,非长篇大论不足以显示水平,因而便滔滔不绝,口若悬河,旁征博引,东拉西扯;二是生怕不全面,说不清楚,话说短了别人不明白,一定要把方方面面都说到,都说够,文章就这样被拉长了。这样的长话、长文,往往是穿靴戴帽,车轱辘话来来回回地说,空话套话反反复复地抄,冗长空洞,了无新意。说轻了,是耽误时间;说重了,是空谈误国。

正因为如此,古往今来,那些有识之士对于冗长文风都深恶痛绝。明朝《礼部志稿》载,洪武九年(1376年)十二月,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了一份陈时务书,长达一万七千字,共说五件事。朱元璋叫中书郎读给他听。读至六千三百多字,尚未进入正题。朱元璋大怒,令人将茹太素打了一顿,随即下令:“虚词失实,巧文乱真,朕甚厌之。自今有以繁文出入朝廷者,罪之!”事后,朱元璋说,茹太素所要反映的事有五百字足矣,何须堆砌那么多文词,使人听后如坠云雾,难明其意。

毛泽东也特别反对那些言之无物的长话,曾将一些空泛无物、装腔作势的长文和讲话辛辣地讽之为“懒婆娘的裹脚布——又长又臭”,批评这些人“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仿佛像才子,实则到处害人”。邓小平则带头身体力行说短话,写短文,他的文风,简明扼要,朴实无华,提纲挈领,让人一目了然。还有鲁迅先生,他的千字文高度浓缩,观点鲜明,成为杂文经典,是说短话的楷模,他曾经说:“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浪费别人时间,则无异于谋杀。”所以,他宁可把小说改成缩写,决不把缩写拉成小说。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为了使小说

精炼再精炼,要求自己站着写,他说:“我总是试图根据冰山的原理去写作”,“冰山在海里移动,他之所以显得庄严宏伟,是因为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把一切不必要向读者传达的东西删去”——这就是海明威的冰山式写作原则。

当然,文章、讲话长短,关键取决于内容和需要,当长则长,该短则短,可长可短的,还是短些为好。一位青年曾就写长文好还是写短文好这一问题向美国作家马克·吐温请教,他用一个饶有趣味的故事来回答:一天,我去教堂听演讲,演讲者声情并茂地讲述非洲灾民的艰难生活,并当场发起募捐活动。听了五分钟后,我很受感动,立即决定捐款三十美元。演讲人继续在讲,十分钟后,我决定将捐款降低到二十美元。又听了二十分钟后,我决定只捐十美元。可演讲人仍在滔滔不绝地讲。演讲结束时,募捐活动开始了。当募捐盘经过我身边时,我不仅一分钱没捐,反而从盘子里偷偷地拿了五美元……那些热衷于说长话写长文的人,请当心你盘子里的美金!

云山雾罩,把短话拉长是恶习;删繁就简,把长话缩短是本事!

现代诗坛

黎明红了(外一首)

阮文生

一只灰雀  
躲开镜头里的幸福  
黎明红了  
爆发的安静  
追寻着自下而上的山峰  
小溪冲出碎落的影子  
触及不到停下的角度  
多走了几步

鸟巢

我还碰到星光  
从天上洒下  
响声在脚窝里晃动

比北风更北  
小路溶进草叶  
一丛竹林的后面  
空缺的冰凉  
将天空腐蚀出  
一个偌大的暗黑  
令人仰目的事实

一天比一天旧了  
我是说  
折断的残枝  
充满风暴  
却用骨头  
一根根地把故乡  
垒成鸟巢  
横七竖八的结构  
让心情更牢了  
吼吼喳喳碰撞着  
调整后的天空  
不管多远多高  
总有一个节点  
归纳着泪水和羽毛



大好山河(国画)

徐默然

小说

老师的餐巾纸

孙道荣

一帮小学时的老同学,毕业40年后聚会。让大家意外的是,组织者还邀请到了王老师。

她是还健在的唯一的老师,已经退休,回到了城里。当年我们这些山村里的娃娃,也都已经两鬓微白,步入中年。久远的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一位女同学,拉着王老师的手,激动地说,王老师,您教了我们三年,您知道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吗?

王老师摇摇头。女同学说,您给我的一张餐巾纸。那天,我家里出了点事,心情不好。上课的时候,老是走神,心不在焉,任课老师很生气,让我下课后到办公室去一趟。在办公室,那位老师再次狠狠地训斥了我,骂我自以为是,骄傲自满。我没为自己辩解,只是眼泪不争气地在眼眶里打转。这时候,坐在对面的您,走到我身边,您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递给我一张餐巾纸。接过您递过来的餐巾纸,我再也控制不住,哇哇大哭起来。您抱着我,拍着我的肩膀。平静下来后,我告诉您,前一天,我的父亲,在山上采石时,腰被石头砸伤了。

女同学说着说着,眼圈又红了。王老师抬起身,从餐桌上的纸巾盒里,抽出一张餐巾纸,递给女同学。女同学接过餐巾纸,谢谢您,王老师。

旁边一个男同学,站起来,走到王老师身边,王老师,您也给过

我餐巾纸。

男同学看看大家说,我班的同学大多来自农村,我记得王老师是从城里调来的,在我们眼里,王老师您就像天上掉下来的女神一样。

头发花白的王老师,不好意思地笑了,我哪是什么女神啊,说实话,刚接到通知要调到那所山村小学时,我还偷偷哭了好几天鼻子呢。但是,去了那儿,见到了你们这些学生,我才觉得,一点也不后悔。

男同学接着说,小时候我很调皮,是老师眼里的坏学生。有一次,我和高年级的一个学生打架,鼻梁都被打出血了。我们分别被揪到了老师办公室。我心里想,这回死定了,一定要被您狠狠骂一通。您却没有骂我,见到我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从包里拿出一张餐巾纸,帮我轻轻擦拭鼻梁上的血迹。

男同学环顾一下大家,激动地说,那时候,我们这些山里的孩子,别说餐巾纸,连卫生纸都没用过。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餐巾纸,那么白,那么柔软,擦在伤口上,一点也不觉得疼,反而有一种柔软得让人心碎的感觉。王老师,我一直没告诉您,那次我为什么和那个男生打架。

王老师看着他们,这事我隐约记得,你很倔强,坚持不肯说为什么打架。那么,现在能告诉我吗?男同学点点头,那个高年级的同

学说您坏话,说您一定是犯了什么错误,才被发配到我们学校的。我不服,就和他打起来了。

王老师笑了。

记忆的闸门,被打开了。让人奇怪的是,大家印象最深刻的,竟然都是王老师的餐巾纸,在场的几乎每一位同学,都得到过老师的餐巾纸,有的是擦眼泪,有的是擦伤口,有的是擦鼻涕,有的是擦汗水。让我们笑翻了,是有个同学说的故事。他说,以前我们都是用手背擦鼻涕的,有一次,抄黑板报时,鼻涕又挂了下来,他毫不犹豫地用手背去擦。突然,眼前冒出一个白团来,他扭头一看,是王老师,递给他的一张餐巾纸。他红着脸接了过来。他说,你们绝对想不到,那张餐巾纸,我一直揣在裤兜里,整整揣了一个学期,只是偶尔拿出来,炫耀式地擦一下,直到后来纸烂成了碎片。他的故事,甜蜜而辛酸,大家感慨唏嘘不已。有人站起来对王老师说,您是城里来的唯一的老师,也是唯一的、女老师,还是唯一用餐巾纸的老师。别跟我们学生,连其他老师都羡慕得不得了。

王老师挨个将大家看了一眼,我没想到,你们会记得这么多,这么清晰。我也记得那盒餐巾纸,那是我的一位在国外的亲戚,带给我的礼物,那时候,国内还没有餐巾纸呢。顿了顿,她突然故作神秘地说,说实话,刚开始给你们用的时候,我也很舍不得呢。我们都笑了。我们这群中年人,围着老师,笑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那些年,我们用过的老师的餐巾纸,擦拭过我们最柔软的部位。那不单是一张小小的餐巾纸,那是一个老师,对学生付出的爱。

这时黄克武一声断喝:“刘一鸣,你是早就算计好了吧!”他不再理睬刘局,而是把矛头直接指向刘一鸣。看来他已经认定,刘局是冲在前头打头阵的,真正筹谋的是那个刘一鸣。

刘一鸣没吭声,又是刘局说道:“黄老爷子,您别着急。我这话还没说完呢。”他挥了挥手,刘一鸣身前的男子退后了两步,黄烟烟也老大不情愿地收了手。

刘局道:“玉佛头不光关系到国家文物和藏古界,还与咱们五脉大有渊源。它能归还,是件大喜事,我原来也想早点告诉几位理事,让咱们好好乐乐和和。可是在我们收到木户加奈的信之后,很快又接到了另外一封匿名信……”

黄字门的冷面女子黄烟烟语来奇道:“难道匿名信里说,木户加奈归还中国的那尊佛头,是假的?”

刘局苦笑说:“在座的人包括我,我听了。”

刘局说到这里,表情有些愤愤不平:“最可恨的是,那封匿名信藏头藏尾,根本没说明白。现在这个归还仪式的风已经吹出去了,有好几位大领导都很有兴趣,指示一定要做好。匿名信一到,已成骑虎难下。取消归还仪式不行,会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如果木户加奈归还的佛头是假的,更是有损国家声望。所以上头已经下了命令,无论如何,要在归还仪式之前搞清楚。”

药来问:“归还仪式定在何时?”刘局伸出一根指头:“一个月以后。”

一个月时间,这可真是有点紧张。刘局对我说道:“小许,我找你出来,是希望你能够帮忙查清此事。”

我立刻明白了刘局的意思。许一城的罪名是盗卖佛头给日本人,现在这佛头却真伪难辨,其中一定隐藏着什么曲折。所以对我来说,辨明佛头真假,和查明我爷爷当年作为,其实是一件事,不怕不尽心竭力。

这一场宴会里,刘局先为许家回归五脉张目,迫使黄克武说出当年往事,引出我的决心,再抛出佛头一事,让我无法拒绝,一连串的安排可真称得上是煞费苦心——可问题来了,刘局费这么大力气把我

扯进来,到底为了什么?我还不想明白,黄克武先不干了:“鉴定个佛头而已,有什么难的!我们黄字门的人足以胜任,何必假手于外人?”他一指黄烟烟:“别说别人,她就比这个野小子强。”

金石本是白字门的领域,许家被驱出五脉以后,这一行当被黄字门接管。刘局让我来鉴定佛头,等于是越俎代庖,动摇了黄字门的权威。我若是顺利完成,许家就可以回归五脉,对黄字门更不利。

刘局轻描淡写地说:“如果您的人真可以胜任,也就不必去偷小许的那本《素鼎录》了。”是言一出,十几道炽热的视线在小院里交错纵横,每个人都露出了不一样的表情。药不然冲着我摇摇头,表示自己真不知道。

我吓了一跳。下午我那儿才被逮,这会儿刘局就已经知道真相了?看来方晨早知实情。

黄克武也没料到刘局会这么说,回头低声问了黄烟烟一句,眉头大皱,转头道:“玉佛头事关五脉,你找外人插手,理由何在?”他的调门比刚才低了不少。

刘局解释:“玉佛头这件事太敏感,如果五脉一动,藏古界的其他人也会闻到风声。到时候佛头没还回来,自己家院子闹得沸沸扬扬,上头可就被动了。小许是白字门后人,严格来说也不算外人,他平时又不混藏古界主流,由他出面最合适不过。”

说到这里,他把黄克武的酒杯扶起来,重新斟满,恭恭敬敬递过去:“您不是一直想考验一下小许吗?这次玉佛头的真伪之争,正好看看他的能力。若他把事情办砸了,别说您,我也不会让他进门。”

黄克武犹豫了一下:“我黄门荣辱事小,五脉佛头事大。他一个人去,我不放心。我让烟烟跟着。”然后他对自己孙女贴耳说了一句。

黄烟烟听完吩咐,走到我跟前,双手开始解衣扣,从敞开的衣襟里拿出一个挂饰,从脖子上摘下递给我。

这是个小巧的青铜环,上头用一根红绳穿起。这枚小青铜环,表面锈迹斑斑,隐有五彩,看形制是个古物。我拿在手里,隐隐能感觉到一阵温热,不用问,肯定是人家姑娘家贴身的温度。

连载

秋棠温和地说:“诚忠,你求仁得仁,解脱的是你,得到自由的也是你,你该高兴才是。”

浦诚忠把两个胳膊肘顶在桌子上,用两手大拇指使劲揉了揉太阳穴,又闭上眼睛揉了揉眼窝。半晌,放下胳膊喘着粗气说:“我自己酿的酒,到了这一步,是苦是甜都得喝下去,签!”

说完,在自己面前的文件上“刷刷”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推到秋棠面前,又把秋棠面前的那份拿过来“刷刷”签好。

秋棠把两份表格从头到尾仔细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问题,小心地装到口袋里,心想明天亲自跑一趟送过去,就不寄了,免得邮寄过程出什么差错。

整理好了文件之后,她抬起头,发现浦诚忠坐在那里若有所思地盯着她看。

浦诚忠很专注很认真地看着秋棠,眼中似有两小簇火苗在燃烧,令秋棠心头一颤。这种眼神她最熟悉不过了,恋爱时曾让她那样迷醉,结婚后他一旦用这种眼神看她,后面会发生什么事她最清楚。

只是他有多久没有用这种眼神看过自己了?今天,又为了什么?

秋棠略显慌乱之后马上恢复了平静的神色,没有像以往那样露羞涩。出乎浦诚忠的意料,也让他心生一丝惶恐。

秋棠真的不在意他了吗?他不甘心地向她再次试探:“今晚,我不回去了,我们俩……好久都没在一起了。”

秋棠闻言低头,心中酸痛。浦诚忠慢慢地推开椅子站起来,低着头不语,半天他抬起头来哑着嗓子说:“秋棠,你自己保重,我们总归是夫妻一场,有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又交代,“晓华那儿,你也多费心了。”

他推开门,这一次,是永远地离开了这个家。

秋棠将离婚文件送到了市政府之后,就着手联系了几位房屋经纪人,请他们来看房子,为房子估价。

三个星期很快过去,经纪人发来邮件说房子已经找到买主了,让他们回去签约。

秋棠告别亲友回到了美国,和买主签了卖房合同。律师发现房子是在秋棠和浦诚忠两个人的名下,必须要浦诚忠也签字同意,这桩买

要搬到波士顿去,向她介绍了一个搬到波士顿地区的同事,在那里依然当经纪人。秋棠和他联系上,讲了自己的情况,对方建议她买个靠近学校的分成几个单元的那种房子,方便晓华上学,还可以出租赚房租,并给她寄来了一摞当地的房地产资料。

秋棠觉得经纪人的建议很有道理,买个既可以自己住同又能出租的房子,这样和晓华有个家不说,还有一份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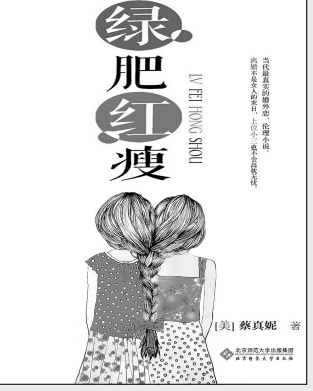
这天,秋棠收到了政府部门的回复,离婚正式生效了。

她给浦诚忠打电话让他来取他的那份文件,并将他自己的私人用品拉走,房子很快就要易手了。

现在的秋棠,性子还是不温不火的,可是把事情都办得头头是道,很有主意的样子。

离开了这棵大树,藤萝不但没趴到地上去,自己还站得挺直溜!

他不知道,秋棠以前不过是因为他喜欢做主拍板,所以迎合迁就他,顺着他,自己的一些特质就慢慢蛰伏起来。以前生活一直平顺,他肯当家里的顶梁柱,所以秋棠不用有主意,现在被逼到墙角了,潜力都给挖出来了。



绿肥红瘦

绿肥红瘦

绿肥红瘦